

世界文学名著阅读文库

*The Treasure of
Literary Masterpieces in The World*

[美]海明威 著

永别了，武器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阅读文库

永别了·武器

[美] 海明威/著

李 娟/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申明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阅读文库/刘浩主编.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10

ISBN 7—80648—500—7

I. 世… II. 刘… III. IV.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319 号

世界文学名著阅读文库

刘浩 主编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长春市第四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数:1—3000 册
印张 292 字数 73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500—7/I·151

定价:305.00 元(本册:9.00 元)

《世界文学名著阅读文库》代序

《世界文学名著阅读文库》的编选与出版，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文学修养，让现代的青年们了解世界文学宝库，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理论修养，增加对各国人民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和社会现状的认识以及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在人类文明史上，世界文学宝库极其丰富多彩，璀璨光辉，它反映的人间变幻无穷、惊心动魄的悲喜剧，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欣赏、感叹，从中取得经验，汲取力量或得到精神升华的美感和震撼。东方文化辉煌灿烂，源远流长，西方文化更是欣欣向荣，突飞猛进，给全世界以巨大影响。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也如满天繁星，它们像苍穹的宇宙涵盖了广袤的天地一样，成为推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从古希腊埃斯库罗斯到文艺复兴时的塞万提斯，从笛福到弥尔顿，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普鲁斯特……这些熠熠闪亮名字构成了世界文学艺术领域一座永远屹立的丰碑，他们的人生和艺术成就铸成了世

界文学的巅峰。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研读、欣赏、接触十几部、几十部文学名著，我想一定能帮助他认识多彩的世界和复杂的人生，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开阔自己的视野，丰满自己的阅历，而且会加深我们对人类自身命运的认识。

优秀的作品就像恒久弥新的钻石常读常新，又像历经岁月的陈年佳酿满口余香。它们不仅是未成年人必读的书目，作为知识的积累，也可以给成年人，甚至老年人阅读。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在未知面前永远是个孩子，还由于它们能唤起我们对伟大和永恒的渴望，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那是可贵的创造力的源头，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力。

第一章

那年的初秋，我们住在乡下的一座房子里，在那可以了望远处重重叠叠的高山。山前是平原与河流，河床里布满了卵石，在阳光照射下显得又干又白，清澈透明的河水，在河床里湍急地流着。部队绕过房子旁边走到大路上去，掀得尘土飞扬。尘沙飘落在树叶上面，树干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落得很早。我们看到一批一批的部队从这条大路开向前线。尘沙在空中飞扬，树叶在微风吹拂中落在地上。士兵们开过之后，留在路上的是一层赤裸裸的树叶。

平原上今年收成很好，还有许多丰收的果树园，而高山，呈现出一片赤裸裸的褐色。山里正在打仗，夜里我们可以看得见炮火的闪光。在暗夜中，这情景真像暴风雨之前的闪电。只是夜里阴凉，没有夏天风雨欲来的那么烦热。我们还能听见部队从窗前走过的脚步声。还有牵引车拖着大炮开过的隆隆声。夜里的交通显得更加忙乱。路上有许多驮着弹药箱子的驴，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还有一种装着货物用帆布盖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白天也有用牵引车拖着走的大炮，大炮管用青翠的树枝遮着，牵引车本身也作了伪装。我们朝北方望去，可以看到山谷后边有一片栗树树林，林子后面，在河的这边，另有一道高山。这座山峰上也有争夺战。不过进展得不顺利，秋天一到，秋雨连绵，栗树上的叶子都掉了下来，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和被雨打成黑黝黝的树干。葡萄园中的枝叶也很稀疏；秋雨不停的下，样样东西都是湿的，都是褐色的，到处是秋气沉沉的景象。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在路上肆意的溅起泥浆，士兵们身上尽是污水烂泥；他们手中的来福枪也是湿的，每人前面的皮带上挂着两个皮做的灰色子弹匣，里面装满了一排排又长又窄的六点五公分长的子弹，在披肩下高高突起，当他们在路上走来，冷眼一看，好像是些怀孕六个月的妇女。

路上有灰色的小汽车疾驰而过，驾驶员座位旁边往往都坐着一名有身份的军官，车子后排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这些小汽车溅

泥泼水比军用大卡车还要厉害。在后座上有一个小个子，坐在两位将军中间，他小得连脸都看不见，只能看到他的帽顶和他那瘦窄的背影，而且车子速度飞快的话，那么，那小个子可能就是国王。他们住在意大利东北部的乌第涅，几乎天天乘车来视察战况，无奈战况不佳。

刚一入冬，雨更是没完没了的下个不停，这时，霍乱也随着雨水降临了。虽然当局采取了防治措施，未了部队里还是死了七千人。

第二章

第二年境况有些改变，因为打了几场胜仗。收复了小谷后边的那座高山，和那个有栗树树林的山坡。南边平原外的高原上也打了胜仗，于是，我们在8月份渡过河，驻扎在哥里察一幢房子里。这房屋有喷水池，有带围墙的花园，园子里种了许多枝繁叶茂的树木，屋子旁边还有一棵紫藤，在这富于生气的绿色中，点缀着一些亮丽的紫色。现在，战争已经蔓延到好几座高山之外，而不是近在一里之外了。小镇很美，我们的屋子也很阔气。小镇后面是河，前面是一群高山，高山还是奥军占据着。这小镇收复过来时就很漂亮；没有遭受多少战争的创伤。奥军希望战后再回到小镇过安乐日子，所以，除了小规模军事行动之外，现在从山顶上开起炮来，并不狂轰乱炸。这种做法叫人心感到愉悦。镇上居民很多，有正常营业的医院和咖啡店，有炮队驻扎在小街上，有两个妓院，一家招待士兵，一家招待军官，加之夏季已过，夜凉如水，战争又是在镇外丛山里进行。这儿有一座弹痕累累的铁路桥。有河边炸毁的地道——从前这儿打过仗——有绕着广场周围的树木，而通向广场的路上又是树木成排，此外，镇上又有姑娘。国王乘车经过的时候，有时能看到他的脸，他长脖子的矮小身体，和他那一簇好像山羊胡子一般的灰须；这一切，再加上镇上有些被炮弹炸得废弃的建筑，倒塌下来的破烂碎石，堆积在花园里，有时也倒塌在街上，还有卡索前线，战

况顺利，这一切，使得今年住在小镇的日子秋天比起去年困居乡下的秋天来，生活丰富多彩，况且战局也好转了。

我们初到小镇时，正值夏日，树木青翠，现在镇外高山上的橡树林已经看不见了。只剩下断桩残干，七零八落，地上被炮弹炸得四分五裂。这一年秋末的一天，我正在原来有密林的地方徘徊，看到一块云飞快地朝山顶压下来，太阳变得晦暗，发着黄光，天空笼罩着灰色的乌云，接着云块落在山上，落在了我们身上，那时，才知道原来是下雪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掩盖了赤裸裸的大地，只有树的残干还在挺立着，大炮上也盖上了雪，到处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而战壕后边通向厕所去的雪地上，已有人踏出了几条弯弯曲曲的雪径。

后来我回到小镇。我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面前摆着一瓶阿斯蒂酒和两只酒杯。望着窗外那白皑皑的大雪，我们预料出今年的战事结束了。河上边的那群高山，并没有收复，河那边的峻岭，一座也没有收复，那都是明年的事了。我们朋友看到我们同饭堂的那个天主教神甫小心翼翼地踏着半融的雪，从街上走过，于是敲敲窗子，引起神甫的注意。神甫转过头来。他看见是我们笑了笑。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来，他摇摇头，走了。那天晚上，饭堂里吃的是通心面，人人吃得又快又认真，用叉子高高地卷起面条，等到零星的面条都断清了才往嘴送。不然就是不断地叉起面条用嘴巴吸，吃面条的时候，我们还是从用稻草盖好的加酒桶里打了酒，酒桶放在铁架子上，你用食指扳一下酒桶的脖子，又清又红的美酒便流进你用同一只手所拿的杯子里。大家吃完通心面后，上尉便找神甫开起玩笑来了。

神甫年纪轻，脸上红红的，皮肤很细嫩，一双清澈的双眼，显出一股俊气。穿的制服跟我们一样。只是他制服胸前左面口袋上，多了一个深红色丝绒做的十字架。据说上尉是为了照顾我，叫我完全听得懂，免得有什么遗漏，故意说着洋泾浜的意大利语。

“神甫今天玩姑娘，”上尉说，眼睛看着神甫和我，神甫红着脸笑着，摇摇头。这上尉经常和他开玩笑。

“你不承认，我今天亲眼看到的。”上尉说。

“没有，”神甫说。别的军官都觉得逗得很开心。

“神甫不玩姑娘，”上尉接下去说，“神甫从来没和姑娘搞过。”他这样解释给我听。他给我倒了一杯酒，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我的表情，不过眼角的余光总是瞄着神甫。

“神甫今天晚上有五个姑娘。”在场的人都笑了。“你懂吗？神甫每天晚上五对一。”它做个手势，放声大笑。神甫不吭声，当它是笑话。

“教皇帮助奥军打仗，”少校说，“他爱的就是法兰兹·约瑟。教皇的钱是敌人捐献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你看过黑猪罗那本书吗？”中尉问我，“我借给你一本看看。那本书动摇了我们的信仰。”

“那是一本卑鄙下流的书，”神甫说，“你不会喜欢看那种内容的书的。”

“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中尉说，“它把神甫所有虚伪肮脏的内部都揭穿了。你一定喜欢它。”他对我说。在烛光下，我和神甫相对的笑一笑。“你可别看它。”他说。

“我给你找一本来，”中尉说。

“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也不相信共济会那个组织。”

“我可相信共济会那个组织，”中尉说，“那是一个神圣的组织。”有人进来了，门打开时，我看见外面还在下雪。

“雪一下就不会再进攻了，”我说。

“是的”，少校说，“你可以休假了。可以去玩一玩了。你应该到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该到阿马斐去，”中尉说，“我给你写介绍卡，去找我家的亲属。他们一定会把你当亲儿子招待你。”

“他应该到巴勒摩去。”

“他得到卡普里去。”

“我希望你去看看阿布鲁息，探望一下我在卡勃拉柯达的家属，”神甫说。

“听啊，他连阿布鲁息都提出来。那儿的雪比这下得厚。他又

不是想看农民。让他到文化和文明的发达的地方去吧。”

“他应当去玩玩妞儿。我给你开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美丽年轻的妞儿——由母亲陪着。哈！哈！哈！”上尉伸出五指，好像要借着灯光在墙上演手影戏似的。现在墙上有他的指影。他又是用洋泾浜的意大利语说：“你去的时候像这个，”他指着拇指，“回来时像这个，”他指着小指。人人都笑起来。

“看啊，”上尉说。他又伸开手掌。烛光又把他的手影映在墙上。他开始从拇指数起。按着指头，逐一喊出它们的名字，“‘索多一田兰’（拇指），‘田兰（食指）’，‘甲必丹诺’（中指），‘马佐’（无名指），田兰一科涅罗（小指）。你去的时候索多一田兰！回来时田兰——科涅罗！”大家哄堂大笑。上尉的指戏很成功。他看着神甫说：“每天晚上神甫五比一！”大家又是一场哄堂大笑。

“你应该马上就休假，”少校说。

“我倒希望我们一起走，做个向导，”中尉说。

“回来时带个留声机吧。”

“还要带流行的歌剧唱片。”

“带男高音歌唱家卡洛左的唱片。”

“不要他们，乱喊乱叫的。”

“你可不希望就像他那样乱叫？”

“他乱叫，我还是说他乱叫！”

“我希望你到阿布鲁息去，”神甫说，在场的其他人还在大声争论着。“那儿最适合打猎。那儿的人你一定喜欢，气候寒冷，倒是清新干燥。你可以住在我家。家父是一个著名的猎手。”

“走吧，”上尉说，“我们趁早去逛窑子去，再晚就要关门了。”

“晚安，”我对神甫说。

“晚安，”他说。

第三章

我休假后返回到前线的时候，我们的部队仍然驻扎在小镇上。

附近的乡下，炮比以前多了好些。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微风从海上吹来，田野青翠，葡萄藤上长了小青芽，树吐出了嫩绿的叶。我看见那个小镇和小镇上边的小山和古堡，群山环绕，仿佛是个杯子，背后便是些褐色高峰，山坡上刚吐青翠。小镇里炮更多，还新设了医院，街上可以碰见英国军人，有时还有英国妇女，此外，被炮火摧毁的房屋多了一些。我沿着林荫小路走着，全身被墙上反映过来的阳光晒得暖洋洋；我们临时的归宿还是那幢老房子。这房子看起来跟我离开时没有多少变化。大门敞开着，有一个士兵坐在外边晒太阳，门边上停着一部救护车，而我一踏进门，便闻到医院的气味。景物如旧，只是春天来到了。我向大房门的门里望了一下，看见少校坐在写字台旁。窗子开着，阳光照射进来。

他没看见我，我迟疑了一下，我决定先上楼洗漱一下，再去报到。

我和雷那蒂中尉合住一个房间，窗子朝着院子。现在窗子敞开着，我的床上铺好毯子，东西挂在墙上。我们的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锡罐子里，钢盔还挂在那个钉子上。床脚放着我的那个扁皮箱，我的冬靴，用鞋油擦得亮亮的；放在皮箱上。我的来福枪，挂在两床中间，枪铤是兰色的八角形，枪管是可爱的黑胡桃木做的。可以靠在颊上射击。中尉雷那蒂本来睡在床上，他听见我的声响，就高兴的坐起身来，问长问短。

“吉欧，”他说，“休假玩得怎么样啊？”

“挺好。”

我们握握手，他抱住我的脖子吻我。

“噢！”我说。

“你身上很脏，”他说，“你得洗一洗了，你这一趟到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快向我汇报。”

“我什么地方都去了。米兰，佛罗兰斯，罗马，那不勒斯，维拉·圣·佐凡尼，墨西哥，塔奥米那——”

“你讲起来好像是个火车时间表。有没有什么艳遇？”

“有。”

“在哪儿？”

“米兰，佛罗兰斯，罗马，那不勒斯——”

“够了。只要把实实在在的最浪漫、得意的告诉我。”

“在米兰。”

“那是你首先到的地方。你们初次见面在什么地方？你们到哪儿去玩了？开心吗？快讲讲，你们一起过夜了没有？”

“是的。”

“那也没什么，我们这儿有美丽的妞儿。新鲜的妞，没上过前线的。”

“那太好了。”

“你不相信吗？我们今天下午一起去看去。镇上还有美丽的英国姑娘。现在我爱上了巴克莱小姐。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说不定我和巴克莱小姐结婚哩。”

“我得洗个澡去报到。好像现在没有什么人工作似的。”

“自从你走了以后，没有什么重病号。只是些冻伤，冻疮，黄疸，白浊，自己弄上去的毛病，肺炎，硬性和轻性下疳。每星期都有几个石头砸伤的，真正受伤的只有几个，但不多。战争下星期又要打响了，或者已经打响了。人们都这样议论。照你看，我和巴克莱小姐结婚行不行——婚期自然是停战以后。”

“绝对行，”我说。往脸盆里倒水。

“今天晚上你要把一切都告诉我。”雷那蒂说，“现在我要睡个好觉，我要精神抖擞的漂漂亮亮的去见巴克莱小姐。”

我脱下制服和衬衫，用盆中的冷水擦身。我一面用毛巾擦身，一面注视周围的环境。望望窗外，望望睡觉的雷那蒂。他长得漂亮，年龄与我相仿，是阿马斐人。他热爱军医这个职业。我们是好朋友。我望着他时，他睁开了眼睛。

“你有钱没有？”

“有。”

“借我五十个里拉吧。”

我揩干手。从挂在墙上的制服里掏出皮夹子。雷那蒂接过钞票，折好塞在裤袋里，人依然躺在床上。他笑着说：“我得在巴克莱小姐面前装阔佬。你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经济上的保护神。”

“活见鬼，”我说。

那天晚上我和神甫坐在饭堂里。神甫对于我没有到他的故乡阿布鲁息去很失望，显得十分伤心。他给他父亲写过信，说我要去，他们也为招待我做了充分准备，我自己此刻也和他的心情一样难过。想不出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去。去那儿，本是我计划之内的事。因为事情太多了，终于拖得没有去成。后来他发现我真心实意的想去，于是他才无所谓了。我喝了许多酒，过后又喝了咖啡和施特烈嘉酒，就着酒兴说：“作人难，就难在不能随心所欲。”

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别的人也在争论着什么。我原计划要去阿布鲁息的，我没有到过冰天雪地的北方。那儿天气清爽，寒冷，但不潮湿，有像面粉一样的很厚的雪。雪地上常常留下各种动物脚印，朴实的农夫们一见到你就脱帽喊老爷。可惜我去的地方都是烟酒刺人的咖啡店，一到夜里，房间直打转，你得看牢墙壁，才能使房子停止转动。夜间醉卧在床上，体会到人生不过一醉方休，醒来时有一种奇异的振奋，不晓得在跟谁睡觉。在黑暗中，世界显得那么不实在，而且使人兴奋，所以，你就得难得糊涂的认为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天不管，地不管。有时候，你会突然的会警惕起来，在梦中醒来，早晨一到，一切消逝。眼前接触的是尖锐的，苛刻的，活生生的现实。有时还要唠叨物价上涨。有时早晨起来是愉快的，充实的，甜蜜的。还一同去吃早饭和中午饭。有时一点快感都没有，急于上街去吃早点。但是有另一天的早晨，之后就有另一天的夜晚。我想把夜里的感受和日月的区别说给神甫听听，说明为什么白天倘若不是很清爽很寒冷的话，还是黑夜好。但是这种意思说不出来。如果你有过这种经验，你会明白的。他没有这种经验，但是他也明白我想到他故乡去的意思。虽然没有如愿，我们俩还是朋友，有一些共同的兴趣，也有不同的爱好。我所不明白的往事，他都明白，有时我也懂了，只是后来总是忘掉。关于这一点，我当时不晓得，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们都在饭堂里就餐，晚饭之后，有的人还在高谈阔论。我们俩话音一落，上尉便嚷：“神甫不高兴了，神甫没妞就不高兴了。”

“我很高兴。”神甫说。

“神甫不高兴，神甫希望奥国人们打胜仗，”上尉说。有人听着。神甫摇摇头。

“不对，”他说。

“神甫要我们不要进攻，你不是要我们永远不进攻吗？”

“不是。有战争，就有进攻。”

“总得进攻，要进攻！”

神甫点点头。

“由他去吧”，少校说，“他这个人不错，就是这样。”

“他究竟也是没有办法啊，”上尉说。于是大家离桌散席。

第四章

早晨我被隔壁花园里的炮队吵醒了。看见阳光从窗外射进来，于是就起了床。我踱到窗前向外望去。花园里的沙石小路是潮湿的，草地有露水。炮队打了两次炮，每次开炮，窗户震响，连我睡衣的胸襟也抖动一下。虽然看不见炮，但是一听就知道炮位设在头上方，炮队挨得这么近，相当讨厌，幸亏炮的口径并不大。这时，我听见一辆卡车在路上驶过的声音。我穿好衣服下楼，在厨房喝了一点咖啡，向汽车库走去。

有十辆汽车并排放放在长长的车库里面，都是救护车，是灰色的，一看结构就知道是卡车改装的。机师们正在修车。有三辆汽车留在山里的包扎站。

“他们向那炮队开炮了没有？”我问一位机师。

“没开过，中尉先生。有那座小山掩护着。”

“这里情况怎么样？”

“不太坏，这辆车不行了，那几辆都能用。”

他放下手中的活笑一笑。“你是休假才回来的吧？”

“是的。”

他在罩衫上揩揩手，笑着。“玩得好吗？”其余的机师都笑着。

“好，”我说，“这车子怎么样啦？”

“坏了。毛病不断。”

“现在是什么毛病呢？”

“新的钢环。”

我让他们继续修那辆引擎敞开着，零件有秩序的排放着的汽车。我走到车库里面，对每一辆车检查一下。车擦得相当干净，有几辆是刚刚冲洗过的。我细心地看看车胎，看看有没有裂痕和被硬物划破的。一切正常，相当满意。我人在这儿和不在这儿是一样的。我本来自以为自己很重要，车子的保养，物资的调配，从深山里的包扎站运回伤员到医疗后送站，然后根据伤员文件，送入医院，这一切顺利大多只靠我一人。现在我才明白，有我没有我并没多大关系。缺谁地球照样转。

“配件缺不缺？”我问那位机师。

“不缺，中尉先生。”

“现在油库在什么地方？”

“老地方。”

“好，”我说，回到屋子里去，又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淡灰色，冲了炼乳，甜甜的。窗外是大好春色的早晨。空气很干燥，今天天气一定会热。这天，我到山里去看看车站，回到镇上已经很晚了。

一切都很好，我人不在这，仿佛更好些。我听人家说，总攻又要开始了。我们所属的那个师，将从河上游发动进攻。少校叫我负责进攻时期的各个车站。进攻部队将从上游一条窄峡处渡河，然后在山坡上扩大阵地。救护车的车站要尽量靠近河边，为了不被敌人发现，还要有天然的保障。车站的选址由部兵负责，具体实际筹划执行，还得靠我们。这样一来，我居然也有了布阵作战的错觉了。

我松得满身尘埃污秽，回到房间就洗澡。雷那蒂坐在床上看雷俄编的英语语法，他身穿礼服笔挺，脚登黑靴，头发梳得整齐发光。

“好极了，”他一看见我就说，“你陪我去见见巴克莱小姐。”

“不去。”

“你得去，我需要你帮我给她一个好印象。”

“好吧。等我洗完澡之后。”

“洗一洗就行，用不着换衣服。”

我洗一洗，梳梳头，就跟他走。

“等一等，”雷那蒂说，“还是先喝一点酒再去吧。”他打开箱子拿出一瓶酒来。

“别喝施特烈嘉，”我说。

“不喝施特烈嘉。那就喝白兰地。”

“好吧。”

他倒了两杯白兰地，我们碰碰杯，一饮而尽。酒性很烈。

“再来一杯？”

“好的，”我说。我们喝了第二杯白兰地酒，雷那蒂放好酒杯，我们才下楼。上街穿镇而走，有点热，幸亏太阳开始下山，走起来很愉快。英国医院设在一座德国人战前盖的大别墅里。巴克莱小姐在花园里，另外一位护士和她在一起。我们从树木的缝隙中看见他们的白制服，于是朝她们走去。雷那蒂行了礼。我也行了礼，不过比他随便些，不显得过于殷勤。

“你好，”巴克莱小姐说，“你不是意大利人？”

“噢，不是。”

雷那蒂在跟另外一位护士说话。他们在笑。

“你真怪，怎么来到意大利军队？”

“也不是真正的军队，是救护车队罢了。”

“为什么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我说，“并不是每件事都有一个解释的。”

“噢，我一生的教养可恰恰相反。”

“那倒是怪舒服的。”

“我们非这样顶嘴不行吗？”

“当然不必。”

“这才松了一口气吧。”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我问。巴克莱小姐长得相当高，她身上穿的是护士制服。金黄的长发，皮肤被阳光晒成黄褐色。灰色的眼睛。我认为她长得很美。她手中拿着一根细藤条，外面剥了皮，看起来好像小孩子玩的马鞭。

“这根东西的主人去年阵亡了。”

“那倒是件伤心的事。”

“他是个很优秀的人。我们要结婚的。可是，他在桑姆战役中牺牲了。”

“那是一场可怕的恶战。”

“你也在场吗？”

“不。”

“我也听人家说过，”他说，“这里没有发生过那样的恶战。他们把这根东西送给我，这是永久的纪念了。是他母亲送来的，部队把他的东西送回家去。”

“你们俩订婚多久了？”

“八年，我们是在一个地方长大的。”

“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当时我不结婚真傻。我本来要尽早结婚。不过当时我想，结婚对于他反而不好。”

“原来如此。”

“你有过深爱的人吗？”

“没有，”我说。

我们一边说，一边坐在一条长凳上。我看看她。

“你的头发长得很美，”我说。

“你喜欢吗？”

“很喜欢。”

“他死后我本想一刀剪掉。”

“那又何苦。”

“我当时想为他做件事。你知道，我对于那种事本来无所谓，他要，我就献给他。早知道事情是这样的话，他要什么我就献给他什么。这一切道理我现在才明白了。当时，他要去为国作战，我又不明白更深的道理。”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当时，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我以为献给他反而会害了他。我以为献给他以后，他会熬不住，后来他一死，什么都完了。”

“不见得吧。”